

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紀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紀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眾庶業號為成寅可汗沙

濕難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其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聲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歸拜

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警所破又保白蘭漸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警聞其死喜曰此虜嫡婦所謂有豕白蹄也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袴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魯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腸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

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驅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黃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符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

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為媿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買爭分錄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藍度為大宛王藍度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婁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秦始中其王耶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南西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栢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

扶南國

扶南國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黑髮黑身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及教載舶入海混潰曰詣神祠得弓遂隨買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稍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遣之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能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無霜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聘婿女嫁之時著迎盤衣幅合縫如并欄首戴寶花居喪

北狄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大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繒綉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

匈奴

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

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五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眾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饒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郡橫山為界初徵外諸國營

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郡橫山為界初徵外諸國營營寶物自海路來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載領日南太守戡估較太半又伐船調炮聲云征伐由是諸國志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戰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

賈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戊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眾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宣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鉗等物

扶南國

扶南國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黑髮黑身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及教載舶入海混潰曰詣神祠得弓遂隨買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稍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遣之

北狄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大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繒綉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

匈奴

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

匈奴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適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禽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關邊候隙自古為患積

諸前史愚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運延願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事申郎據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辰韓傳善彈瑟形似箏。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朱
賜其王得雞錦扇帛。偽監本脫賜讀者遂疑雞字
為訛音義傳內沃反蓋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
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龍各本誤龍今從本卷史臣
論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款改正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運延願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事申郎據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
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驎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
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事申郎據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
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驎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
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導...

運延願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事申郎據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

寵樹親戚以兄舍為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督督河北諸軍事...

敏為息聚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

王如

江州刺史應遜奔走弟武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察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鑿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難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蠲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藉類屈膝不亦羞乎昔冀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倪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與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閣廟勝之謀潛運惟艱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勳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關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

杜陵

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祀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衛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闓為歷陽太守成牛清錢廣家在長城圯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遺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二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

杜會

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敏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杜陵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眾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被蕤城於是南安龐參馮翊嚴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赴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河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趨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赴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殺皆化為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問稜請劔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王機

兄弟

杜會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欽鎮南參軍歷華容谷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承嘉之亂荆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會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會心自不安潛謀圖之乃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荆州賊王冲自號荆州刺史部眾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會自充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虛會因斬亢而并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怒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會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稜乘勝擊會有輕會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會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侃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苟慈求討丹水賊以自效慈納之侃遺慈書曰杜會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為外援不從侃言會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真為荆州刺史會距之真使將朱軌趙誘擊會皆為會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赴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會不意以襲之會眾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會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儁皆乞會以復宛於是斬會而昌儁獨其肉而噉之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郡將溫邵率眾迎機敦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問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皆散乃握節而避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築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牧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救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隆杜弘之動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還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耶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州太守機既為碩所逐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遺牙門屈藍還州許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知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使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阜令與逃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逃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舍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逃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遷自侍中代逃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史領逃之眾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夫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赴若復猶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屯聚而峻最遠長沙徐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眾必恐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殺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投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眾赴京師頓于司徒放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赴若復猶

峻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萬戶峻本以單家眾聚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眾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肆怨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死死狐無大狸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生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惑感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鄒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緄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瞻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眾聞泰死或之皆謂瞻說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疑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璜吳郡陸瓌吳興丘冠義與許允之臨海周胃永嘉張承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遠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膺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現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

以劉歡樂為大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救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又為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為願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人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承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風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願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攝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茂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衛劉瑋攻北海王又密瑋等使人斬關奔于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攻西明門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鼻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繁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食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誦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都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動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劉元海載記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前趙錄山東下有劉元海為寇攻擊郡縣也今刪去劉字竟若東瀛公騰為寇矣在位六年○六前趙錄作七歷代甲子圖劉備位在惠

帝永興元年甲子距懷帝永嘉四年庚午當以七年為是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榮 陳元道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五月而生聰馬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切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弩弓三百斤臂力馳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為主簿舉長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都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郡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乃奔成都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食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避魯隱待久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太嘉四年偕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榮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遵彙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頰之間陷壁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單即父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悲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久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道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

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為陛下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殿縱兵大掠悉收官人珍寶羅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之孫今特以相善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遣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染曜率大眾繼之染染遂模於染染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途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蔣辛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染之害模也大怒染曰臣殺模本不以其職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營而其眾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眾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魏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趙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眾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魏特新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泉杜人王亮紀持等攻劉榮于新豐榮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股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股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庚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議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

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廷公卿已下是扶驅乘馬擊令渡汾河而戰死驅入晉陽夜與劉榮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榮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瓊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過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偽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現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復以賜帝劉夫入為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別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閭閻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晉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先皇后嬪服無綺縠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晉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與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疫疠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當鸞儀中官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幾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泉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于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鏢腰而入及至即以鏢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勸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還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時聰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眾赴之時大都督趙允據黃白城累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勉允率大眾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白服願大王以重眾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馬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趙允率眾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

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廷公卿已下幾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滅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桃正可煩一刺容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斬準弟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舍人苟裕告慮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璋退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榮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巖攻汝陽關公丘昭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巖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泉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巖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巖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寂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鳩躍進攻李矩于榮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車曜覆而滅之矩恐遂質請降聰以其皇后斬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類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斬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斬慙志自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驍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至還曜還滅郭邁朝于聰途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也于栗邑魏允仇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白聽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命官僕射郭荷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出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食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詔以事之郭荷有憾於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

誕等皆羣聞所忌也侍中卜韓泣諫曰陛下方隆武
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
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備以晉厲
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
右愛憎之言欲一日月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宜遽乞
垂昊天之恩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
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
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為
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敦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等請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
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蠹蟻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
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阉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
也自古明王之世未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
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
傾海內受信任之矯弄詔旨欺誑日月內詔陛下外佞
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幸望塵
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貽成多
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奕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
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
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悼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
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
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委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
季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
日蝕而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削凶醜與政之
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與公卿五日一人會議
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造其意則眾災自弭和
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
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
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賜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
肱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
罪聰以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廢也
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
灑掃宮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
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察乘盛稱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察乘盛稱

公行軍旅在外餓瘦相仍後官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
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
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斬準
率部人收而理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
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
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
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聽坐大冠武冠帶綬與豕
並升俄而關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
甚無誠懼之心譙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
貌毀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
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慈帝使侍中宋敞送錢千
疋帝肉袒牽羊與楓衡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
曜大夫懷安侯使祭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慶
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
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殮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
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
諸王公卿將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
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
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太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
但可承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
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約即後
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孩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
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荷尼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荷尼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遂不
答及元海備號入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茂而不顧
今稱號龍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委度
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
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自有以亮吾矣卿
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
達爲黃門郎入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
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益分者願臣
若早申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
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
無過授之謫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
位忠審屢進謙言退而制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
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子元達叩頭謝曰臣
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王臣誠愚無可採也幸陛下下
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
汲黯之奏故能隆漢道榮紉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
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拍
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
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免之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劉聰載記聰以祭之害模也大怒祭日殺模本不以
共職識天命之故○模監本訛祭今改正

杜人王禿紀持等攻劉祭于新豐○持各本作持前趙
錄杜人王禿紀持特等則特乃持字之訛也今改正

正

鴻業已變四海屬情○寬監本訛今從前趙錄改
且退屯道遙圍○前趙錄作辛卯且退屯道遙圍此且
字當因刪去辛卯而尚存且字之訛
置皮囊于机上○机監本誤機前趙錄作枕今從宋本
晉書卷一百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
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
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
而肩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
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
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十時號爲神射
九好兵書畧皆聞誦嘗輕侮吳郢而自比樂毅蕭曹時
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
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曜朝鮮遇赦而歸自
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述營泔山以琴書爲事嘗

夜閉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
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驅逐服之劍
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類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新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
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
門不在赦例收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
與石勒爲犄角之勢新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因泰
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屬搆謀滅忠
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
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
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
政由斯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宜之朝士奉
還平陽具宜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况吟未從尋而喬
泰王騰斯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新明爲盟主遣卜
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
而成帝王之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
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
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
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栗邑墓號陵陽偽諡宣
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會祖父廣爲獻皇
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
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
子襲爲長樂王開太原王冲淮南王啟齊王高魯王崧
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牲尚黑旗幟尚玄員額配天元
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
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頭爲新平太
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
歸之曜遷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
不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升廣明
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
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
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
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旌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
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
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
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
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
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柔城氏羌
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軍李矩
襲金墉剽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

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
甚岳遂屯通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
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
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
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飲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
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
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車彭曜乃誅車因
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于遠固
諫曜不從于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于遠而盡殺庫彭
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殺推
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
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耶左
右連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
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
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
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
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
陛下誠能納忠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
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
也但適於陛下峻綱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故諸逆入
之家老弱沒突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
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果知自以罪重不卽下
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敵勇陛下之將
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
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
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旬氏宗黨五千餘
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
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會大虛除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渠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渠渠
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晨壘門左右勅
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強復非其
匹及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劫鋒銳不可擬也
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
遠候其無備夜誓衆募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
躬先士卒搗壁而出連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
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赦曜以渠渠爲征西將軍
西戎公分徒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
西戎之中渠渠部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渠渠既降
莫不歸附曜大悅譙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
遂下書曰蓋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
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
兵梁宋追勸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

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毅等或誠朕
於童叢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
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
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
遠東公尙大司空南郡公叔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
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表誠申哀莫
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
之亡與曹恂奔於劉毅毅匿之於書置載送於忠忠送
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
嵩不如孫賓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
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
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
子卿猶吾子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烏獸投
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
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
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
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
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
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
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
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
酒以游于遠爲大司徒命起鄭明觀立西宮建陵霄
臺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
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
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
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
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鄭明觀市道芻蕘咸
以非之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
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郡明功德
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繼亡國之事自古聖王入誰無過陛下
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
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榔黃金
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
不改肆頌項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
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
終也如此向隄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保葬識
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
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
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與亡
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
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
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
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闡眇當今極樂而可不敬

從明誨乎今勃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
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並領
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
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請開極言勿有所諱
省鄧水固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
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
梁罅西小哀困羸喪嗚呼嗚呼赤牛奮翻其盡乎時羣
臣咸賀以為勸戒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
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
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
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
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
之於臣山下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
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
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
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
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粵者
歲之次名作粵也言歲馭作粵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
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立置亦在子之次言歲
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翻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
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
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繼
為嘉祥尚願陛下下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
追蹤周且盟津之美捐鄙號公慶廟之凶謹歸沐浴以
待妖言之誅曜慨然改容御史劾均在言善說誣罔祥
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
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羌仇池
楊難敵率眾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
氏羌多降於曜後復西討楊嗣于南安輜糧與隗西
太守梁助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
千遷賴等及隗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
寢疾兼痲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驕其後乃以其尚書
郎王續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
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節中假黃鉞都督
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
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
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
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與
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轡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
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惠俱沒于安安因寔而謂之
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
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
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
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

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 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眾自峭灑而東岳攻石勒盟津 石梁二成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墪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人自成皋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 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李龍遂整櫓列圍遏絕 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李龍又敗呼延謨斬之龍親 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龍前軍劉黑大敗李龍 將石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 乃退如灑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李龍執劉 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十餘人送于襄 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灑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 城武功豕生犬上却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 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 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 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涕歔欬具陳災變之禍 政化之關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 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 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均為大司 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渭 城拜大軍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蒙 傑為之曜自還長安憤懣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 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成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 劉綏爲大司徒下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 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視無子妾少養於叔 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體女芳有德色 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偽諡獻烈皇后以劉親爲 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親妻 張氏爲慈鄉君立劉體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 俄置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 弟有真幹者爲親御即被甲乘鐵馬動止自隨以克折 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 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遂巡不言而 退躍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 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 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 畢也遂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 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逾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其應不 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 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 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 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 城太守張閭及抱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瑛等率眾數萬 八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楨率步騎四萬擊之

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雅親御二千騎 絕其運路崩潰師逼之瑛軍大潰奔還涼州楨追之及 于今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眾數萬降于曜皆拜將 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眾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 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 駿揚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氏羌之眾屯 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 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 太陽攻石生于金墪決千金竭以灌之曜不撫士眾專 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 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 議增榮陽成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 擒羯送之曜聞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 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墪之圍陳于 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躕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 斗餘至於西陽門揭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 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破瘡十餘通中 者三爲其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 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 河南丕屏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懼甚勒載 以馬輿使李承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祁連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鴛鴦 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憤然改容曰亡國之人 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 圍守遺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帛以見曜曰久 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 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論曜與其 太子照書令速降之曜但勸照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 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照及劉楨劉咸 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 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取險走未晚也楨不從怒其 沮眾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鎖奔之 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 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眾以赴之楨及劉遵率眾數萬 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 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楨于仲橋石生固守 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楨戰於義渠爲季龍所 敗死者五千餘人楨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十里 敗死者五千餘人楨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十里 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 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 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

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 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 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壘 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鹹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 洛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與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 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 之下是以策馬鴻濤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 杖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改與王之畧骨都論 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猶狃有南郊之祭大哉天 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 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辨 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 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既威威 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 自乖引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睿依 人方轡並后載馳聞豐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遺豺 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消分墜陷洛鐵馬陵山胡 箠遺渣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 維桑舊都宮室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 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與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形 孤三登豈若馨清踣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 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胡寇不 仁有同豺豕殺天子以行鳴驅乘輿以執蓋皮珉之淚 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 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城勇運偶時艱用兵 則王葛之倫好殺亦董卓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 子遠納忠高旌魁偃和苞獻直鄭明觀而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助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宵奔酌戒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 氏之典歟何不支之甚也

晉書卷一百三 考證 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庫彭等又云乃因徐彭等是句徐庫彭爲二人也 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前趙錄此句上有非字 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石他監

載記第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旬上黨武鄉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 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 之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噓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離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 好騎射易朱性凶虐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 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 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 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 之時多嗤笑唯郭人郭敬陽曲甯驪以爲信然並加資 贖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 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 胡公散乃自薦門還依甯驪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 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 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膏食之并給以衣服勒 謂敬曰今日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 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閭粹說 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軍實騰使將 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南胡一柳勒時年二十 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 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 而濟旣而賣與往平人師懼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籠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懼家鄰於馬牧與收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襄安支雄董保吳豫劉膺桃豹遙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拔劉寶張瞻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驂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綰實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與于蕩陰暹帝如郡官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本誤石生 臣 按本書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 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曜遂濟自太陽攻石 生於金墪決千金竭以灌之未嘗殺生又下文勒遣 石生率洛陽之眾以赴之則其爲他字之誤無疑也 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旬上黨武鄉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 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 之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噓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離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 好騎射易朱性凶虐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 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 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 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 之時多嗤笑唯郭人郭敬陽曲甯驪以爲信然並加資 贖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 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 胡公散乃自薦門還依甯驪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 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 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膏食之并給以衣服勒 謂敬曰今日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 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閭粹說 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軍實騰使將 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南胡一柳勒時年二十 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 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 而濟旣而賣與往平人師懼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籠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勿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懼家鄰於馬牧與收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襄安支雄董保吳豫劉膺桃豹遙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拔劉寶張瞻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驂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綰實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與于蕩陰暹帝如郡官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乘與于蕩陰暹帝如郡官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乘與于蕩陰暹帝如郡官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擊之頑橫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
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顯為名河間王顯懼東師之
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顯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
亭顯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
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
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漢
陽太守荀彘討藩斬之勒與桑入潛苑中桑以勒為伏
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
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
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
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勒勒爲前鋒都督大敗
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起大懼使荀彘等討之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死之乞活田曜帥衆
五萬救勒逆戰敗與時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
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時聲援
桑勒爲時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
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奮馬莫突等擁衆
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荀彘曰劉單
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
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皆已被單于賞募
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荀彘等
素無智畧懼部大之貳已也乃潛隨勒軍騎歸元海元
海署荀彘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都大以勒爲輔漢將
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荀彘爲兄賜姓石氏名之
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
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獲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
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
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
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
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
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現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
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
閻熙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多陷之假
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
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
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潰和郁奔于衛
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二臺進攻郡害冀州西部都
尉馮沖攻乞活放亭田千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
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
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
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

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
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
井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
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
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郭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
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
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
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
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
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
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
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熙攻陷圍苑中二壘陷
之縣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
坑男女三千餘口東冀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字因攻倉
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
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
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
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
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
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
請降送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
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
乃止劉榮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
萬會於太陽大敗王師於灑池遂至洛川梁出輟輟
勒至成卑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
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達西鮮卑萬餘
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
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
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巖等起兵江淮間問勒之來
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
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
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
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巖送于平陽盡
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
所留刁膺守襄陽射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
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瑞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
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
也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
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
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
襄糧卷甲渡河寇江夏太守楊炬棄郡而走北寇新蔡
寇新蔡王確于南頓明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
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

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
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
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
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
及襄陽王範任城王禧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
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數等坐之於幕
下問以晉故衍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
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甚奇之勒於
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軍行清辯奇
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
右衛李暉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
勒逆毗於消倉軍復大潰毗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
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離遂出輟輟屯於許昌劉聰
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
數千壁于無陽荀勗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數陽害冠
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
大將軍荀勗于蒙城執勗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
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聰之說
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敬微其將曹巖於齊勒遊騎獲
敬微彌所與巖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
逸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荀勗也彌惡之
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勗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時爲
公左彌爲公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
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
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
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
今不圖之恐曹巖復至其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耶
徐逸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
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聰相
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
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
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遣軍擊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
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皆
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
仰屬明公望濟於滄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
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卿黨終當奉戴何慮見通乎勒
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于己營彌長史張嵩諫
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
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
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
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勗王讚謀叛勒害之以將軍
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
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
初勒破壽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之會諸將問計張寶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誑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長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來自酸泉向赫津水間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怒乃由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寶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葡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固可據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寶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收東夷校尉如故廣平遊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涪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願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寶孔長曰君以爲何如寶長俱曰聞就六眷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窮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不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長爲攻戰都督突門於北城鮮卑人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長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涪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

末杯諸將並勒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遠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涪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冀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邪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康丘將軍謝晉田青郎收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憚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長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歸還西勒大怒所經令射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覽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穿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年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寶曰鄭魏之舊都吾將營建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寶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規勸於是徵彭暑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勸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然張寶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問時張寶有疾勒就而謀之寶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欺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

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聖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網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窟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尊登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明如子也亦遺棄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晉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偶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維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不敢祀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部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流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軍勁卒精甲虛府廩師以示之北而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爲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衷當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積粟百萬不能贖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士下不堪命流叛者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東高田鳩食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諸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幾張寶進曰夫冀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願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寶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潘其實仇敵若修賧于琨送質請和現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

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檄請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郡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遂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勗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三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勢逼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中斬之於是分遣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覽新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成勗置守宰而遺遣其東曹掾傅遵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鉉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康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康丘別現遺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現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關實人戶戶費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叛于勒遂明攻寧黑于在平降之因破東燕酸襄而遷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倫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與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曰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劭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劭績于樂陵績盡盡造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二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叅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康丘支雄遂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績使文鸞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鸞弗能進屯于

景亭宛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與擊敗

之遂陷康丘演奔文鴛軍獲弟啓送于襄國演即劉

現之兄子也勒以現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備官

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鳳叛勒攻

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鳳保于胥關遂

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坊城劉現遣將軍姬澹

率衆十餘萬討勒現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

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

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

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

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

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之道立斬諫者以

孔長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

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

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

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

陽曲樂平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長追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琨勒之征樂平也其南

和今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于邵續

河間邢焜微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于冀州諸

縣以右司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

擄夫廣威張越與諸將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

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長攻代郡澹死之時

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入不安

業孔長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劫勒問計於張寶寶對

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遠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

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遠之事不拘常制

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西流人

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長等歸署武遂令

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

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

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等亦悔之賜以棺

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

救川逃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

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

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望臺署鑄豐貨

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

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長討平幽

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散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

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

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廣宗石季龍與張

敬張寶及諸將佐百餘人勒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

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號號

取讓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一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

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股肱孤德卑二伯哉

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

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為施

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賈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

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兪叛降于勒石季

龍及張敬張寶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

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既運五伯迭興靜

難濟時績俾眷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

宇宙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微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

靜星辰不宇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

帝位使舉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

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

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武勃海河間上

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二郡合三十四郡

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

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

晉書卷一百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張寶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

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寡寡殺入三石

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

軍傳揚杜徽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成慶景為律學祭

酒任播崔濟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

臣祭酒等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

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易易衣冠華族

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寶大執法

專總朝政位冠察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

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勒敦國子擊刺戰射之

法命記室佐明稽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滿

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季石同石謙孔隆撰大

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

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

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

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備

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

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後及在喪婚

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長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

尋為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琨將尹安宋始洛陽

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龜于檀丘龜遣使詣勒

陳計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龜前鋒使張敬率騎繼

之敬遠東平龜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

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

常山尤甚涉池汎溢滄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滄池東

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長攻陷文鴛十餘營長

不設備為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份之

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龜龜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

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

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豫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

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制法令甚嚴諱胡允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肅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

况官闕之間乎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惟懼忘諱對曰日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

託候部掘咄哪於咄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

清定五品以張寶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

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

段末林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

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量讀成正陽

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

推崇今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

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賢叟之義故復

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

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

追祀等還斬脩于栗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

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度內視大駕羸弱謀待

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驪勢實殘懼脩宣之羸大怒

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任於驪言於驪

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

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

元海聽二幕收劉榮已下百餘尸葬之往軍儀樂器于

于劉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

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熙以

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

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

元海聽二幕收劉榮已下百餘尸葬之往軍儀樂器于

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二男一女武將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諸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礮于厥次孔長討匹礮部內諸城陷之匹礮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輓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礮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為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淇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憐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逃北州士望也僅有首丘之恩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莫逃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逃問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克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興坐營建德殿井木斜斫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貝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埋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由公稍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遣使使報謝自是克豫間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幸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皆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瀝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備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弼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龜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割而食之坑倉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寶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寶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蕭之曰張披與張寶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寶知遐之問已遂弗敢請無義以遐為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子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成勒征虜石他取王師于鄒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撤文殿作遺其將王陽也于豫州有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鄧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光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盡陷勒可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糧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遼東陵殺掠五千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閻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食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內史夏嘉以下邪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郭昭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亮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墓掘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問鄧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擊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備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弼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龜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割而食之坑倉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寶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寶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蕭之曰張披與張寶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寶知遐之問已遂弗敢請無義以遐為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子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成勒征虜石他取王師于鄒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撤文殿作遺其將王陽也于豫州有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鄧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光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盡陷勒可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糧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遼東陵殺掠五千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閻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食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內史夏嘉以下邪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郭昭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亮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墓掘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問鄧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擊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備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弼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龜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割而食之坑倉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寶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寶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蕭之曰張披與張寶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寶知遐之問已遂弗敢請無義以遐為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子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成勒征虜石他取王師于鄒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撤文殿作遺其將王陽也于豫州有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鄧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光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盡陷勒可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糧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遼東陵殺掠五千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閻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食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內史夏嘉以下邪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郭昭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亮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墓掘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問鄧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擊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離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備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弼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龜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尙書
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
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
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
水德旗幟尙立牲牲尙白子社丑服物從之勒下書曰
自今有疑難大事入坐及委丞郎齋請東堂詳平決
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尙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
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
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卽皇帝位大赦
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陽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
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
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
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叔媛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爵簡賢淑不限員
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初寇襄陽勒勅勒敬
退屯樊城戒之使復藏旗幟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
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
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
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
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
部衆白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河北城樊
城以成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
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
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略擢與擢擊
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
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怒發中旨者若
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寡近罹譴門下
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
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
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
長史馬說奉圖送高昌于黃部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
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
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水連理甘
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還方募義赦三歲刑已下均
百姓去年通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
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官
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
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
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
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
更爲立祠堂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郭官
廷射續威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官不得
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
邁唐虞而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商辛之君邪其
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
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況有天下
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勒停作成吾直臣之
賢良方正直言秀異三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
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
之路起明堂辟雍臺于襄陽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
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郭都耳於是令
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郭勒親授規模蜀
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
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
侍御史于洛陽勒因裴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
于高皇雄藝卓舉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
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魏而爭先耳朕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
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
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盾攻尙
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成襄陽
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
門襄陽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
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
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
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尙爲之虧况羣神
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
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
典定議以問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
秋歲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
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
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備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
令縣介之問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
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
子省可尙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

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洩變生堪許諾微服騎襲亮州失期不冠遂南奔譙城李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炎而殺之微石快還于襄國劉氏謀泄李龍殺之尊引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朝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李龍留于遠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關于金墉金墉潰獲明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步騎部眾二萬為前鋒距之生執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灑池枕尸二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眾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泗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并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引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郡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引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放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郡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據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籍等率騎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放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放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聖親詣季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篡承大統願漸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一

張寶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寶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關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于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寶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其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寶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寶之勳也及為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 記 第 六 石 季 龍 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旬邪父曰寇寬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承與中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郡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引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放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郡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據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籍等率騎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放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放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聖親詣季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篡承大統願漸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一

張 寶

張寶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寶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關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于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寶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其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寶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寶之勳也及為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季龍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饗陶之柳柳立停駕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選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備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眾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現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遠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有深寵通賂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謝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質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軍張彌從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輾車輻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示為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眾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眾于冀青等六州時眾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種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削無已雖有貸贖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代人侯子光
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
姓名為李子揚游于鄠縣愛赤眉家頗見其狀事徵
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豐龍
嚴謝樂子等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
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為左右大司
馬樂子為大將軍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顯無血十餘
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解段遼募有勇
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雲幽州刺
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
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
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季龍
眾大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
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奩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季
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都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
密雲山遠左右長史劉羣盧謀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
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追及
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
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
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
回為鮮卑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
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
軌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眾來
會及軍至令支統帥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
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
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
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克就遣子恪
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
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慕朝其羣臣
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
賜俘偏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遼曹伏將青州之
眾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
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
船千艘使石宜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解摩頭破之
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守宰季龍曰
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
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
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鉉黃鉞鑾輅九
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眾戍長安二歸
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
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
百里郊迎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

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開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患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宜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試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開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抄不及禍周有子顏之毀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日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韜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赴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梁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獲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宜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鄭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繼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兩簿皆著紫綸中熟錦袴金銀鑲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風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諷諂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

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肺賢制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孰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上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春秋作指
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鄴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夥
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巨一本作宸又一本

龍大怒曰輪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鶴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宜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宜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火炬星羅光燭如畫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宜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彈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宜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宜素惡韜韜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宜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炮罕護軍李遠率眾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甚甚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度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西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燕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卒成趙生等緣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假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官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鑿 冉 閔
載記第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吾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卒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由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錄之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薪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雅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解葉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滿成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覽言於季龍曰中官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妾色復納者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却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射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官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子世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勸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遂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條光祿勳杜嘏謂之曰願卿傳太子實帝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彼太傅嘏為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當成涼州行達雍州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成所高力督定陽梁嶺等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顏獨鹿徵告成者成者皆誦并大呼梁嶺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攻陷下辯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

承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勸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羌十餘萬落與張琰相率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冲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與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寇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從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鄴城西石子嗣上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家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與晉若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覽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

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

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患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宜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試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開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抄不及禍周有子顏之毀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日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韜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赴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梁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獲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宜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鄭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繼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兩簿皆著紫綸中熟錦袴金銀鑲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風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諷諂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

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肺賢制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孰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所向崩潰成卒皆隨之比至長安眾已十萬其樂平王
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績遂東出潼關進
如洛川李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
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嶺東
掠榮陽陳留諸郡李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
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嶺于榮陽
東大敗之斬嶺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
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最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
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榮陽積尸又犯界月
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李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
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
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
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飲
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
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朝堂受
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李龍疾小瘳問
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李龍曰恨不見之李龍
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李龍曰
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
言乞為皇太子李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
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李龍曰促持輦迎之當
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輦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
李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
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李龍亦
死李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
五歲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
丞相豺請石遵石鑿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
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
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
掠石遵聞李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
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
平秦洛班師而歸遇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
先帝亦有意于殿下但以末年昏惑為張豺所誤今
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
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
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
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
將出距之者舊蜀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
不能為張豺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
龍騰二千斬關迎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

帝梓官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於將軍將
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後
籌計但言唯唯劉氏命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
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辨罪盡退如東閣
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命曰嗣子幼冲先
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
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
赦殊死已下罷上白聞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
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
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
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鑿為侍
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
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
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
輿御燒者太半光儀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
血周徧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道殺世而立乃謂其
察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
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成幽州帥眾五萬
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
于苑鄉遵避救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
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
尊為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
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
假石閔黃鉞金鉉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
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
葬李龍就其墓為顯原陵偽諡武帝廟號太祖遵揚
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
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
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屯廣陵陳遠聞之
懼遂焚壽春積聚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
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
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眾赴之壁于懸鈎去長
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
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眾五萬以應勳苞
輒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鄴遣軍騎王朗
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為
朗所距釋懸鈎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
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
行閱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
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中將士及故東宮
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官
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
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鑿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
廼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鑿出遣
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
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邊時
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
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
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士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
以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
尚書事郎闔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為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
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為
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
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鑿遣
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
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
閔農閔農殺之龍騰孫伏都劉錡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
臺披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
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敢知鑿曰卿是
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
及錡率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
金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計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
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
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
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
內日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
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
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
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戶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
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溫死者半太宰趙
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行撫軍石琨武衛張季
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
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段勤據黎陽
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
混橋苻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
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胡奔于襄國麻秋率眾奔
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眾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
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
三千現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

賀度于石濟鑿遣宦者齋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
人盡殲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李龍小男混承和八年
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
李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
又死初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從封蘭陵公李龍惡
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
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李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再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李龍撫之
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從
闕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嶺之後威聲彌振胡
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
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
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贈烈祖高皇帝尊
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
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
縣公封其子肅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
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
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
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朝廷不吝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謀侍中王
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皆盧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
眾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黎陽會現閔大
敗現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黎陽符健自枋頭入
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斬脈會于昌城將攻郡閔遣尚
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暹周成等
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
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斬脈于陰安鄉
盡俘其眾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綿亘百
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
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
太原王盾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隆胡一千配為庵
下光祿大夫韋謏啟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
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
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
現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
滏頭偽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助卒合

一 十 五 史 晉 書 載 記 第一一八九頁 開明書店 1363

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鹿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鹿鹿曰彼信崔慈虛說遂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連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慈諂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或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鹿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慈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鹿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畫策逼城連營三十里鹿簡銳士配就推鋒於前輪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鹿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鹿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侯獲皇帝玉璽三組遺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慈懼鹿之難已也使兄子兼僞賀鹿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惟平州教我耳鹿將盡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兼懼首服鹿乃遣兼歸說慈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鹿悉降其衆從兼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鹿遣衆擊敗之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鹿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鹿遣使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鹿距之以裴疑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國趣裴疑爲左翼攻乞得龜冠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柏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冠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鹿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使使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較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峻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涓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華王敦昌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杼普天率士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減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

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蓋尚能弱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輸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禍極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復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備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憂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其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愴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處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高言不宣盡慮使者遭風沒海其後鹿更寫前箋并齋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建鄴會神武之略邁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魯僉之疆甸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提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允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寐寤欲憂國忘身貢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慈慈如遼東慈之與三國謀伐鹿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慈不從及慈奔敗瞻隨衆降于鹿鹿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鹿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蕭蕭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

賁能載路竭誠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綴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都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末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騰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鹿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僖僖號爲武宣皇帝

裴疑字文真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疑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屬天下亂疑兄武先爲玄菟太守疑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鹿特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疑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鹿甚悅以疑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外內外騷動鹿問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陷寇營鹿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疑將命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鹿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恩澤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親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華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誠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息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鹿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慕容皝字元真鹿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鹿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果有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鹿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就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就庶兄建威輪驍武有雄才素爲就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鹿就亦不平之及鹿卒並懼不自容至此輪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就就使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濱仁知事發就使東歸平郭就遣其弟建武功司馬佟肅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就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遠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遠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就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提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朔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寇徒河就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句餘蘭輪復圍柳城就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之就戒汗曰賊衆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奔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問丘幸等持節拜就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故事就自征遼東起襄平仁所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和初遣封奔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就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就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寇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就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就所擒殺仁而還立

慕容皝 慕容翰 陽祚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翰 陽祚

慕容皝字元真鹿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鹿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果有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鹿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就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就庶兄建威輪驍武有雄才素爲就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鹿就亦不平之及鹿卒並懼不自容至此輪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就就使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濱仁知事發就使東歸平郭就遣其弟建武功司馬佟肅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就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遠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遠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就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提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朔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寇徒河就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句餘蘭輪復圍柳城就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之就戒汗曰賊衆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奔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問丘幸等持節拜就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故事就自征遼東起襄平仁所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和初遣封奔襲宇文別部涉奔于大獲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就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就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寇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萬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就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就所擒殺仁而還立

開明書店鑄版 1365

精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遠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號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皆遁封奔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荒山諸道俄而遠騎果至奔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道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備伐段遠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從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戎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戎之連飢甚段遠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遠遣將屈雲攻與就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敗斬之盡俘其眾封奔等以就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就於是以咸康三年借印王位救其境內以封奔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備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就以段遠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討遠季龍於髮殊俗位為上將風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於世臣被是總眾而至就率諸軍攻遠令支以北諸城遠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遠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就之不帥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就降就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遠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遠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遠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就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就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遠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遠謀叛就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就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問弱不能自立內戚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執不痛恨設使舅氏賢若積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實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

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迫進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瞻陛下深敦淵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嗚嗚何辭而起往者惟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絕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敗斬之盡俘其眾封奔等以就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就於是以咸康三年借印王位救其境內以封奔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備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就以段遠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討遠季龍於髮殊俗位為上將風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於世臣被是總眾而至就率諸軍攻遠令支以北諸城遠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遠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就之不帥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就降就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還段遠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遠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遠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就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就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遠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遠謀叛就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就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問弱不能自立內戚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執不痛恨設使舅氏賢若積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實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

若龍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出蠶蠶塞長驅至于割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遇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收柳城為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就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就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勒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眾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劉謂就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輪與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劉單馬而遁就掘劉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劉遣使稱臣於就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就諸將請戰就不許渾以就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就日渾奢息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輪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眾就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輪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奔于盡眾距輪就馳遣謂輪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眾歸遠通漠北就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分三分入私就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溉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以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咸以珍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強弱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推疆越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廼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登殫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

臨觀考試優劣就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賦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備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之虜其王及部眾五萬餘口以還統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為典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典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就嘗敗于西郡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蓋而還官引備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備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邑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備工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遠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就親將三軍略令文以北遠謀欲追之翰知勢弱自總戎戰必冠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翰果大敗翰雖處饑困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遂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騎乃散既至就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就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就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宥不賜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危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營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剽城問東高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高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僞為使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高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掄也勒方任之裕乃徵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僞說故事明年僞

服清通特鮮卑單于段春為晉驍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汭曰仲尼喜佛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况吾曹乎春今召我豈徒然哉汭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復舊業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隆後況國相乎鄉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其見尊重段遼與就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就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道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恩肩之惠遠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寇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就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就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就所制城池宮闈皆裕之規模裕雖仕就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藪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就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慕容載記 南權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〇一本開境三千上有北取宇文四字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 慕容僞 韓恒 李產 產子續

慕容僞字宣英就之第二子也初嵬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僞嵬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及長身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及長身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

慕容僞字宣英就之第二子也初嵬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僞嵬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及長身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及長身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之矣

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開關息旅后不
 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
 有天子之南都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
 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
 不宜有設今之銜鑄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假
 動全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
 禮絳繡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
 衰易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朱容其
 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
 近以地濕不得納鳥而以衰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
 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
 燕受命伴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示
 制備曰其劍鳥不趨事下太常泰議太子服衰冕冠九
 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
 初段蘭之子禽因冉閔之亂擁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
 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偽正位備遺慕容恪
 慕容恪討之恪既濟河禽弟罷驍勇有智計言於禽曰
 慕容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
 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
 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遠出
 請降不失千戶侯也禽弗從罷固請行禽怒殺之率眾
 三萬來距恪遇禽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眾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寇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禽恩結賊黨眾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寇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眾自有事以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禽所署徐州刺史王
 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龔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
 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憐虜疆遠不敢進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禽為伏願將軍
 徙鮮卑胡羯二千餘戶于刻留慕容庶鎮廣固恪振旅
 而歸備太子驍死偽誼獻懷升平元年復立太子驍為
 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勸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虜有駿馬曰縉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代棘城也
 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就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儁比之於鮑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勒其

傍置之割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何奴單于賀賴
 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備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
 之千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放伐其東郡備遣
 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穎諸郡皆陷置守宰而還備
 自割城遷于鄴救其境内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
 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劍制至於朝廷銓謀亦多因循
 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
 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
 之敗覆軍之禍抗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甄子十室而
 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
 一時或依龐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
 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
 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
 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耶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闕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
 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逮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備
 曰燁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
 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
 且除此條聽大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督起鬼廟范
 陽燕郡構就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備河間李黑聚
 眾千餘攻掠州郡殺聚強令衛顏備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白拔根下得壁七十挂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玉備以為獄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
 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備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
 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備拜寧南將軍河內
 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備以
 平放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備遣其司徒募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禽為伏願將軍
 徙鮮卑胡羯二千餘戶于刻留慕容庶鎮廣固恪振旅
 而歸備太子驍死偽誼獻懷升平元年復立太子驍為
 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勸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虜有駿馬曰縉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代棘城也
 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就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儁比之於鮑氏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勒其

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備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竟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苟羨攻山在拔之
 斬備太山太守賈堅備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
 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在備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
 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謙羣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
 稱奇無大雅之體自贖亡已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嘩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胎怪將
 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
 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聞也備曰卿言
 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
 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詰無幽
 此其三也疾諫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
 取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
 也備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
 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神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
 茂功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聖敬日躋而八德間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
 所以為損耳備顧謂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哉
 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備夜
 夢石季龍謂其臂痛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踰而
 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
 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放又率水陸二萬討備
 入自石門屯于河清放部將匡超進據噶蕭館屯于
 新柵又遣督護徐嗣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
 勢備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
 績塞北七國賀備謝諸等皆降俄而備寢疾謂慕容恪
 曰吾所疾恨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
 未除景茂冲功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
 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明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
 亂正統也備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
 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備曰若汝行周
 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
 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同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憤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
 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餓軍供有闕季
 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
 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與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
 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
 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

韓恒
 韓恒字景山濮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
 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日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
 覽經籍無所不通承嘉之亂避地遠東虜既逐崔巷復
 徙昌黎召見嘉之拜祭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龐
 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
 大將軍燕王之號龐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
 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
 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
 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
 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
 以命諸侯宜總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
 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龐不平
 之出為新昌令就為鎮軍復祭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
 大行備為大將軍徵拜諮議祭軍加揚烈將軍備偪位
 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備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
 備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
 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為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備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備祕書監清河郡能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與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傳東宮從太子驍入朝備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
 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承嘉之亂同郡
 祖述擁眾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退素好縱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
 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儼南征前鋒達郡
 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
 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眾潰始詣軍請降備嘲
 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
 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耶產泣曰誠知天
 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
 勢蹙致力無術僥倖歸死實非誠款備嘉其慷慨顧謂
 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
 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備亦
 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
 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
 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同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憤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
 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餓軍供有闕季
 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
 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與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
 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
 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

無所取濟通慶之罪情在可於季龍見續年少有壯節
嘉而怒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傷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鄂恒謂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續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眾望恒
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德責其背親
後至續答曰臣聞讓報智伯繼稱于前史既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備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璋立
慕容恪欲以續為尚書右僕射璋謝絕在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璋請獨裁
續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考

慕容恪載記慕容垂討殺勤子釋慕。垂一本作雷前
燕錄備儲號之三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胤徙治
信都更名曰垂則蓋乃垂之本名爾時猶未改也
終請始於秦漢。補監本訛構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
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偽
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
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為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
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暉字景茂偽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
及偽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固有儲君非吾節也
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
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與根為太師
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州刺史州刺史領
護南臺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傳顏
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降既庸弱國事皆委之
於恪慕容與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
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王政殿
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
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威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
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幸輔受遺奈何
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
未建而幸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
與左衛慕容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
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
真護軍傅預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太師境內遣傅預率
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傅所署冀州
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
刺史傅死謀引王師襲京師使慕容恪等率眾五
萬討之傅預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
喪氣曾不敢關兵中路展其蟻垤之心此則士卒搥魂
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
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
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
窮城樵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援援不過十旬其斃必
矣何必速殲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
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使勢窮其斃易動
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預擊斬
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尋
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預與護率眾據河陰
顏北襲勸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
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榮陽
又遣鎮南慕容暉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成洛陽
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與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
昌懸孤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徒萬餘戶于幽冀
障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
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阜以為之
聲援尋而陳祐率眾奔陸渾河南諸墨悉陷于希慕容
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
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
州收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
評並藉首飾攻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
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
宰錄不能上階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木早愆和葬倫失
序輒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
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慈理三光苟非其人則
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
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
寵緣成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
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舊未忍退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幸銜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千紀跋扈未庭同文之

詠有愆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
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
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殺惟垂昭
許暉曰朕以不天早領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
認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生
而待旦度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內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關右有未賓之民江吳有遺墟之虜方賴謀猷混寧
之小以成公旦復哀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
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者則以功成為效公與先帝
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述災眚
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
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玉
者不以天下為榮憂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
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
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道遂斷其讓表恪評
等乃止暉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為木德
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守宰而還慕容
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
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慎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與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
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既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
于當年而疾困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
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
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
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
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
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
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
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趙盤追擊盤及於雒城大戰敗
之執盤成宛而歸符堅將討據險降于暉時有圖書
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機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
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
經略又受符堅問貸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
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命代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
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
則天比德撥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
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疊起蕭牆勢分四

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盛我之師
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
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譚圍太傅總京都武
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俟微功必
賞此則鬱榮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雲上雲
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
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瞻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符謹知評暉之無遠略恐
救師弗至乃騰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為燕惠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
有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
王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符
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聘僕射
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
有德者可以寬臨眾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
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
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
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眾五萬伐暉前兗州刺
史孫元起兵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
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温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
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温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
顏于林渚温軍大振次於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
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
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眾五萬距温使
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符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
萬出自洛陽師于穎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井之
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温糧温豫州刺史李那率州
兵五千斷温運道温糧絕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
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襄邑東伏
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玉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
聞温班師遊擊于蕪湖温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推鋒
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
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東來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
吳王西奔必有觀望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
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都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
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
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評不以為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符堅雖聘使相琴託輔車為論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績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家信實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以侈麗相向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論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實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與之歌無以軫之茲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度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開關乃是賊殄之要惟陛下覽焉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眾伐苻猛攻壺關安攻晉陽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州郡盜賊大起

息內則臨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德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閒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積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省官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諸偽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紆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固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吝越般疆首先貧弱行留俱資資贖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

符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韓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諡幽皇帝始胤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胤凡八十五年

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于和龍桓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眾攻其遠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桓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暉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

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母高氏無寵號末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號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遠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號使恪與俱伐夫餘備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號將終謂僞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僞崩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備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開僞死日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論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圓洛陽也秦中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尙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沉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開關之計言終而死

留俱資資贖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于和龍桓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眾攻其遠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桓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暉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

陽鶻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鶻少清素好學器識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廐甚奇之號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號臨終謂鶻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備之將圖中原也鶻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既嗣僞位申以師傳之禮親遇日隆及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逸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鶻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餘財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皇甫真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廐拜為遼東國侍郎就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奢玩是務令裕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

而披堅城氣警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違竊鴻名倫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秦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收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頓首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仰世虐鳩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許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讓入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搆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郡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贊曰青山徒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奔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翊起怙險鳴張假藉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考證慕容暉載記苻堅將苻融降于暉○諱苻融錄作庚綱曰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奕以陝城降燕亦作庚今從音義作護

豫州刺史李那○那一本作那綱目作那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畧陽涇渭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成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曉武善騎射屬禾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尋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再閱慕容備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

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黑而孕之及長男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善自軹關入河東健執善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進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殿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泉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善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將軍賈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子長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人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長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瑒所殺瑒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瑒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率衆畧關東并授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頰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晉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

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青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貲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郡健遣其子長率雄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灃上上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被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從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其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滿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獨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長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疾瘳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瘳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仗逃散執善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收日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此物也洪懼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政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擊斬將者前後十數長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護爲鎮東大將軍鎮陝城自餘

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為患... 州險塞孰若峭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瑤杜洪因趙... 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 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 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 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格矢通... 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故... 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 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確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 南河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涉先叛化... 盛後實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 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唯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 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 且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 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 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 之兄弟其青年碩德德伴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 密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 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 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 特選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 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 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讓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開... 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 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 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 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 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 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 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國之權笑曰此事決之主上... 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 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確新輔政河... 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親遣使稱藩生因... 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備遣將慕容長卿等率衆七千入... 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 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符飛... 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 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 餘攻其平陽太守符產于甸奴堡符柳救之為襄所敗... 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符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 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符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 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 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 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

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 家業誠之曰首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傷... 位殘虐甚耽溺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朝望謝諷罕有... 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 秦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 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日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 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誇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 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 前生刺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為羣放之殿中... 或刺死四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 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 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 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 可勝紀至於載腥刺胎拉脅斃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 康權言於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彗星入於太微遂入於... 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 上之禍深願陛下俯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 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 清河王符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 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 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與呂婆樓率麾下... 三百餘人鼓譟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 未寤堅舉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 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 二年偽諡厲王

符雄 符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 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備位為佐命元勳權倖人主而謙... 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 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 符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識言符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者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 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 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畧... 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 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 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 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三 符堅上

符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 家于永貴里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 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 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神付臣又土王咸陽臂... 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 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瑰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 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 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 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 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 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 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 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 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翼曰為壇於曲... 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 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揮馬志氣威厲士卒莫不懾服... 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 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 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 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 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 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 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 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荀氏並慮衆心... 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 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 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荀氏為皇太... 后妻荀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 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于... 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照廣平公叙鉅鹿公李威為衛將... 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 騰為尚書領選席實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 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 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 楊榮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 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 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勸哭嘔血贈以本官諡... 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俯廢職繼... 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鯨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 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 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 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 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 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

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其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固真不虛也... 薛讀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 下追蹤唐虞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 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金玉綺縠皆散之... 戎士後宮悉去羅綺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 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 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 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 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 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 欲以楊壁尙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 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尙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 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 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 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廷... 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遠大度善取英豪神武卓犖錄功... 拾遺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 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 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 耕藉田其妻荀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 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 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 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 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 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 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 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 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 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句之... 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 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 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 州郡有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 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 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 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 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倚魏絳和戎之術不可... 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與蠶婦澆瓜之惠梁宋... 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

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徒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鑿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鑿蚝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鶩陝纂率眾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為雅等所敗纂收眾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為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咸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西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突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涇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滿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早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問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

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秦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滿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辟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噤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翰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荷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磐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形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尉周旭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問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印夜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成遠將軍桓石虔率眾三萬據壘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有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郭英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壘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壘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從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

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官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披庭選閣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遺其武衛荀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郎閭負梁殊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備親餞等干城西賓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眾以繼之閭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榮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軍軍據率眾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長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伯其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展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與觀降于軍門長釋縛焚觀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而見吾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健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健荒俗未恭仁義令人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遲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郭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察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丁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健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嗽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健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以何為善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眾萬餘聲趨留城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起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眾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山起堤通渠引澗以溉岡南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徐襄守彭城而復寇盱眙彭城之眾奔于謝玄超留其治力田第二級孤寡高年數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苻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屯騎射石越尋而章鍾攻陷魏興太守吉把毛當與王顯自襄陽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暉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復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

毛梁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
都大震臨江列成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
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子
堂邑謝玄白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
績玄率眾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進其將都顏率騎逆
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
超等又敗退保肝胎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肝胎難超
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
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超合戰謙之斬其將邵
保難超退師淮北難超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
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
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
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成下邳賞堂邑
之功也又以符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
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
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
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
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
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
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
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擯秩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
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
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思
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
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
之眾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
之乃率眾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
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
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承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
海王幽州福既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
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
左將軍寶衡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
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符融為大都督授之
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
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兵于中山有眾十萬
衛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
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符融為
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
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
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曠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
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
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

三千戶以配符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
於灕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
酸威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
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
臚韓肩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
書梁譚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與為鎮西將
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鎮護
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融為鎮東
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符融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
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
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
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限命
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
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
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
珠璣琅玕奇寶珍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
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
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
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勤
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
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
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
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都善王車師前部王
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
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
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荆
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眾二
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
桓石皮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
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皮乘勝破之斬振及
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符堅載記上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楊十
六國春秋作王下文云堅以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
仇池未知孰是
亮懼而退守磐險。水經注作亮以容裴谷險固難拔
保而居之
荆州刺史都貴。都貴一本作都貴又作梁成上文有
右將軍都貴未知即其人否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四
符堅下
太元七年堅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
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
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
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
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
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況臣
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
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喪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
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
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從陽于高昌皮
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奉宗正不能肅過好萌上疏請
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因辭堅銳意刑揚
將謀入寇乃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
郡獻玉器初堅即位新平王彭陳說圖說堅大悅以
融為大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識云古月之末亂中州
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
聖諱也又曰當有坤付臣又土滅東燕被白虜氏在中
華在表按圖識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從汧隴諸
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言堅訪
之王猛猛以融為左道政勸堅誅之彭麻刑上疏曰
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洪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
平地古顛項之墟里名曰雞關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
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額項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子
咸陽西北吾之孫有坤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
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
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
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
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
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
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
堅以形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表千里堅遣
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
以符融為使持節都督青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
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
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真郭善王休密歇朝于堅堅
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寬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
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
年一朝以為永制真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
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符
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得得其地
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
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
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
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
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遺孽四方略定
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
輟飯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
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
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噓咤則五嶽摧覆呼
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
璧與觀啓額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將追之
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還駕晉宗告
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
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
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
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趙師止施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
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
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
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
師問罪衝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
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潘王耳夷夏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
之險朝無昏武之憂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
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
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
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
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
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日臣聞討為無道天
下患之夫差潘濬孫皓昏暴眾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
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
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
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
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
之融曰歲鎮星在斗牛吳越之禍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
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
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
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關勞以累捷
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
年一朝以為永制真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
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徒退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聚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難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登樓翼謀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簾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與堅作色曰公道冥冥至境德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願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道遠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騁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羶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荷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膺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有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胃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驚駕必欲親勳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驅于丹陽開其改述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闢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圖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減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都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真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瀟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

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阻秋韓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傑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亦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瀉不可久留陛下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成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伴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敵大弱不御疆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候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眾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報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報次新野垂次鄆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報遣垂及姚萇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整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蘇軍持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

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眾五萬屯于洛澗備淮以遏東軍成頰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潁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進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軍擒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願謂融曰此亦助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遺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眾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眾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眾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問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殪豚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四條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因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子且安施不為惠安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勒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郟城姜成等守滎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眾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咸儀軍容

粗備未及闕而垂有賊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鄆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融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眾豫州牧平原公符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眾至萬數于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鄆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鄆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解解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張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眾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眾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融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衝討之苻融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將奔關東報報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報報從戰于華澤報報積被殺堅大怒長懼誅遂叛寶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連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鄆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承為都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銳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述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而賦心殆不可以國土期也嗚呼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卿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釋密遣

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惟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輿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與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賈衡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陽道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其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實衝率眾取其軍于鵝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長眾危思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其營營中木遺其參軍封字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長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長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勳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守楊渠川大營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其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眾來赴難讓密謂楊騰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還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成驪之主既不能竭誠款款致致權權援方設兩端必無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為象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于鄒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眾三萬擊沖于灕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唯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由沖長安又謂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伐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寧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草奴正可牧羊牛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

救郡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飭妻子慕容沖備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城中上將軍鄧遐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眾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賈衡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全以止軍是時劉琨等謀反丕收庸護戎之卒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放為親王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于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鄆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塢以自固劉牢之至鄆慕容垂北如新城鄆中饑甚丕率鄆城之眾就晉殺于枋頭牢之入屯鄆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山中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詔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矣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苻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馬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眾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眾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難忠臣乎卿但率見眾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長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怒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會望深以為憤故相率距長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關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難而至于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建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願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畏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

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
寺咸應謠言矣不借號偽追諡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爲
業嘗貨菴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
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
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
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或姿儀
偉博學好兵書甚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
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
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
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適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
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
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
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
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
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然無以酬之溫之將
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
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符堅將有大志問猛名猛曰呂纂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典大事與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嘗
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
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
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猛
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
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宰國以禮
治亂刑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
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向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
爾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
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
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
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
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
外宗戚舊臣皆善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
毀之堅大怒騰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
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
侍猛頗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
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
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
入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文
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
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
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說言臺除正居數月上

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願親真者正以方難未夷
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
之效故僥倖從事叨據頁乘可謂奉命於濟時俟太平
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
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選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豈應孤任愚臣以速領收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
符融

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
欽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那何奪吾
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器帛
三千匹穀萬石賜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
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
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謙深奇之曰且成吾兄
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借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贈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
而異之問曰汝行在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
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
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
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
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
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
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
濕濕水也左水右馬焉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
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
重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
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
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具
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
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
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
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
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驟與
融議之性至孝初居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曰有
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遣侍養堅遣使慰
諭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
六國春秋蛇作虬屬作蜀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爽邁幼懷遠
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
若素士耽耽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
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
陽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
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過於一時
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驪騎
長史王忱江東之儒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
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而
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
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恨然自失其件物侮人皆此類
也謝安常設講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
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
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饌極極左在精餽食訖問曰關
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
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
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
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
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
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符
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符堅載記下以十具牛爲田○風俗通北俗三牛爲一
具以荷一犂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銀末赴難○十
六國春秋蛇作虬屬作蜀
將軍顏敏襲次于河北○綱目作顏敏襲于河北
下文云襲等進攻黎陽則此脫去劉字也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
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旅也正
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繼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故所以不加
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
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
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諛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
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垂暮齒我之讎敵
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
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
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其之叛堅悼恨彌深

遂穿馬盾以自固。○瑄監本誤陷音義瑄與坎同今改
正

晉書卷一百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五 索許 徐嵩

符丕 符登

符丕字承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符
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
不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
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
冲頰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
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驛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
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
丕留守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不從之乃
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公王承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符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漢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
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樂暢為侍中徐
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宜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以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先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既窮渴自然投戈
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
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
水令健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
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
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
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
勇毅明畧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
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
土室宜在於今行唐公路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
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眾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
光無異心也百其精銳東兼毛與連王統楊壁集四州
之眾掃凶逆於諸夏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

又不從殺洛子西海以子肩為鷹揚將軍率眾五萬距
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
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
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
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符纂自
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克為平
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符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
城侯符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漢為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符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
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漢亮先據常山慕
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
克回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寶衝秦州刺史王統河
州刺史毛與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
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
將軍與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徽
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
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
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承與司空
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街哀
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于
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
萇我之牧士乘豐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
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
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
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
天心靈祥休瑞史不報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
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
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殛元
兇義無他顧承承奉乘與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
三忘軀之誠勳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驎攻
王克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
驎克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家應賊
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
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
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
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
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
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
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設既而城陷克及固安侯
符鑿並為驎所殺不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
為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
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與于枹罕與
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
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與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
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
與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却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
而疲不堪命乃殺與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
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承為使持節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涼四州牧
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符定鎮東符紹征北
符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徐義為司空符冲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
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承又
徵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
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
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
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
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
慕容垂凶暴所滅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
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勳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
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
杜敏扶風馬即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
兵各有眾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軍鄧景擁眾五千據彭池與寶衝為首尾擊蕺平涼太
守金熙安定北郡都尉鮮卑沒奔于率部善王胡員叱
護羌中郎將梁荷奴等與長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
戰于孫丘谷大敗之袍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
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疆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
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日事發反
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
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
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
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伏
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
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貳己
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不請命
不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
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
騰守晉陽楊輔成慶闡率眾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
州降姚萇慕容承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
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承及符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
都督與慕容承戰于襄陵王承大敗承及石子皆死之
初符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
承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
馬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

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軍滅羌校尉成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長率騎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長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眾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收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偕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子弟遵使拜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收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眾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寶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退屯敷陸實衝攻其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其所敗次于瓦亭其攻彭沛殺堡陷之沛殺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懷率眾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懷絕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眾下隴入朝那姚萇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其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并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其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苻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下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寶洛寶干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眾距登大界登引師要之去崇崇于安丘停斬二萬五千進攻其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碩原為前禁將

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得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難以寶衝為右丞相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僅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長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與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眾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取岷奔眾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山與率眾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戰于山南為典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隴中僭稱尊號收元延初偽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偕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豫州府肅然郡縣改述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苻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知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絕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有之勿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讒養之誠首為大道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珍覆九土分崩赤縣成地豕之墟紫宸遷龍龜之穴于戈日用戰爭方輿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貊之桀黠乘鳩虻之危亡乃附款

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狠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收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雖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承固雅量姿變夷從復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前茲回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諫鄧張以忠勇恢威譽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酒鸞以成頌因以功伴曩烈豈直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已夸世復謀遠謀輕敵怒鄰窮兵贖武慰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鶴馬穴駐蹕疑山疏濬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投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稱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下不哀哉於他族身首皆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人不能支持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眾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承固頑頑祥肇自龍驤垂旒負展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於強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苻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郡。平十六國春秋作于扶風馬郎。即十六國春秋作耶

苻登載記拜殿上將軍。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虞當雄於洗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迺為魏鎮西將軍經戎校尉西羌都督迺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緇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子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郡弋仲說之曰明公據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

風猛動道隆後服道滂先叛宜從隴上豪強虛其心腹
以實幾旬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
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
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
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
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眾
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
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懼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軍大將軍
性清儉直不修威儀屢獻諫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
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
季龍寵姬之弟也嘗擾其部弋仲執射數以迫脅之狀
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謀乃止其剛直不回昔
此類也季龍末梁嶺敗李農於梁陽季龍大懼馳召弋
仲弋仲率其步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
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
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
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
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
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
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續等因思歸之心共
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
而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
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
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御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
辭而出遂滅梁嶺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
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
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
遣其子襄救祗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
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
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
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附以爲尙書郎討敗復歸
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
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
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
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
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
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
所敗弋仲之慙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子天水黃縣
襄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曰高陵置國邑
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
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
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
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驛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
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
公弋仲死襄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
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礪礪津以太原王亮爲長
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都帥南安敘枝
爲右都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都帥強白爲後都帥太原
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榮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
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長以兒晉處襄子
諱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
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
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
夏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請弟穎
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
軍魏暉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暉而并其衆浩愈惡
之乃使將軍劉劭守譙遷襄于梁國蓋臺表授梁國內
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
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思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
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
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
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
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
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
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
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萬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
大震以吏部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
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
陽陽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
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引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
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
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
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
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
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劍重不濟溫軍所得土
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
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
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

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郿城使其兄益
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
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
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
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
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
公禮葬之襄僭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襄

長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廊落任
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長服夜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
麻田也馬中流矢死長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長曰但令兄濟賢子安敢害長會救至俱免及襄死長
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長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亮三州
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
大功初襄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
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長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
軍事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
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衝進曰王
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
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遣于叔討之以
長爲司馬爲泓所敗泓死之長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
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
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長
爲盟主長將距之天水尹緯諫長曰今日百六之數既臻
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
觀沈溺而不拯救之長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
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
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麗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
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駟趙曜狄
廣党剛等爲帥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長將西
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
敷陸至是降于長北地新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長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
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長曰燕因懷舊之
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
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

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長自貳縣要破之方
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長長遣諸將攻新平剋
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
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謀校尉權翼尙書趙
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
武數百人奔于長其遺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其如
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
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
來降拜散騎常侍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叔
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
嵬奴遺弟多攻驎其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
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
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地氏爲皇后
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
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
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長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
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
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襲
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說進曰臣州人般地險雋傑
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
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
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長善之擢爲尙書郎弟碩德
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
鎮上邽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
弊間關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長復如秦州爲
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
登馮翊太守蘭領與苻師奴離武慕容永攻之領遣使
請救長將赴救尙書令姚晃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
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決每失
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
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
衆來距大戰取之盡俘其衆又擒蘭領收其士馬長乃
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衣裝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宜率衆降長初關西雄傑以苻氏
既終其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既與苻登
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
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龍驤趙惡
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
身將精卒隨長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其軍爲大營大
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其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官
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
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敦煌索盧暉請刺苻登苻登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暉
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進仰託長遺之事發爲
登所殺長以暉爲騎都尉登進通安定諸將勸長決戰

其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長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

尚書令姚暉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其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

也遂止其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姚頌德鎮安定徒安定于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

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見謂古成說曰符登窮寇歷年未滅英雄時所在糾

扇夏皆貳將若之何說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

登窮寇未滅英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說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楊

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眾寡不足為憂符登藉鳥合大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

也昔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

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

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諸姚戈仲載記戈仲率步眾數萬遷於清河○十六國春秋此句下有之馮頭三字

姚暉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在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望算略中

有片長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載記第十七姚興上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符堅時為太子舍人長之在

馬收與自長安冒難奔長立為皇太子長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

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長死與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

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

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與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

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歸

率戶三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與處之于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頌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

之初上邦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頌德進討

之乳率眾降以頌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邦

徵乳為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于城率眾三萬圍上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備風盛焉給事黃門侍
郎古成誦中書侍郎王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
參督機密說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
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母喪哀禱飲酒洗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懼逃
匿終身不敢見說與遺將鎮東楊佛高攻陷洛陽班命
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與以日月
薄饑災膏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
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曼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
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
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
當廓清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
乎與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
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曼告于社稷宗廟大赦
改元弘始賜孤獨寡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視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
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與下書
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頌姚德以與降號固讓
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始平龐眺等率襄
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與與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
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
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
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
中與大悅拜華中書令與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與待
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暹趙惡地王平
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才異行之
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照上陳
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與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
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
明者遷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識之
廷尉與常臨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
頌德固讓王爵許之緒頌德威權日盛與恐姦佞小人
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與以司隸校尉郭撫
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
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
佩等進位一級使頌德率龍右諸軍伐乞乞乾歸與潛
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
卒伍與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
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乞乾歸以窮蹙來
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與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基
乃從王役臨戎遺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
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
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

披款惟陛下亮之與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敬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
 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散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
 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散甚重優於楊桓故昔與
 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超曰宗敬文才何如
 可是誰輩超曰散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散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
 以散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現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
 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損
 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與悅赦尚之
 罪以為尚書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姚典載記上京兆華華譙郡夏侯始平麗眺等率裏
 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卒開本作十
 沮渠蒙遜遺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弩

晉書卷一百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八 尹緯
 姚典下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符宜入漢中與梁州
 別駕呂管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宜求救於楊盛盛遣
 軍臨澧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
 與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
 濟陽王崑高都公始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
 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
 于收其眾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與
 與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
 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
 安皆復其爵位時亮髮傳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傳檀
 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燕縱
 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與以問謙謙請
 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弋仲軍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
 步騎三萬伐傳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使
 部尚書尹昭諫曰傳檀恃遠輕敵遠逆宜詔蒙遜及李
 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弊也然後取之此下莊之舉也
 與不從勃勃退保河曲河濟自金城鄆部將姜紀言於
 弋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傳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
 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
 剋也弋不從遂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弋弋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
 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
 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

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開弋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
 外率眾而還傳檀遣使人徐宿詣與謝罪齊難為勃勃
 所擒與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曼兒鎮東楊執
 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橫北欲回師襲長安伯
 千戶遊勃勃內徙與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
 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燕縱大
 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
 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與與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
 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眾而歸與自安定追之至壽渠
 敏率眾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
 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
 與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
 間人之親戚與子弼有寵於與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
 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領心常山公顯樹
 之儀與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
 黨左右至是與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
 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敏成泣謂與曰冲凶險不仁每侍
 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與曰冲何能為也但
 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
 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與謂之
 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
 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
 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與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
 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與如貳
 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敏曼兒鎮軍彭白狼
 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與欲留步軍輕如
 鬼營眾咸惶懼羣臣固以為不可與弗納尚書郎章宗
 希旨勸與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章宗傾儉
 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
 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與默
 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營
 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與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
 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
 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武城與
 還長安誰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與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荆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眾
 二萬東寇江陵與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
 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
 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
 宗之率襄陽之眾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
 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
 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與以
 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盟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
 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
 奪其利與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
 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與從朝門游於
 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
 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發良不辨有
 死而已門不可開與乃迴從朝門而入且而召滿聰進
 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
 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
 使告姚弋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弋逆狀琨流涕以告
 弋弋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傳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
 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
 可剋也弋不從遂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固守
 出其兵擊弋弋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
 騎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
 死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
 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浴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
 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
 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
 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眾與現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現
 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
 言與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磐礪新立羣下咸勸
 與取之與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
 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
 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與謂
 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
 之配兵不過五千今眾旅既多過賊必敗今去已遠道
 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
 執絕兀而死與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
 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昱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
 等二十四人配饗於長廟與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
 臨赴之制所司白與依故事東堂發哀與不從每大臣
 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泓深疾之誣文宗
 有怨言以待御史廉桃生為證與怒賜文宗死是後羣
 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與遣後將軍敏
 甚懼請趙與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
 勃勃與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
 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
 之殺其眾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
 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
 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
 牙彌縫其關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
 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
 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
 凶無狀潛有凌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
 無賴之徒莫不鱗鱗其側市巷譏謔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曰安有
 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遠所以禍之願
 去其左右滅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
 有磐石之固矣與默然與疾疾賊李弘反于武原賊
 原氏仇常起兵應與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
 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與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
 門侍疾於諡議堂姚弋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
 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
 京兆尹尹昭輔國敏兒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
 使告姚弋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弋逆狀琨流涕以告
 弋弋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傳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
 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
 可剋也弋不從遂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固守
 出其兵擊弋弋敗退據西苑與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
 騎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
 死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
 方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積日
 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

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眾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洗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宜罪狀與大怒遂起兵洛陽平西姚詵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廖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與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與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握強兵于外陛下一旦不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與弗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特寵不度阻兵懷貳自宜實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舍忍未便加法與曰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遺弼及飲曼鬼向新平與還長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關之禍全天性之恩與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與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與疾廖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誦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與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與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與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相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與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洗姚詵姚詵來朝使姚裕言於與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與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裕之於是引見裕議堂宜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與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等所憂先以大司農實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與廢立與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賢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噬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舍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草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與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與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備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欺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會休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與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在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與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宜之毀已遂請宣於與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與責不以

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待當奉乘與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與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與之存亡疑而不發與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飲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與疾轉篤與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信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信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飲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信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詒議堂遣飲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信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眾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信等奔潰逃于驪山信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與引紹及讚梁喜尹昭飲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符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秋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謙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以欣懼交懷及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麗演等弱動羣豪推襄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襄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宜予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甚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其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長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其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其死緯與姚興滅符登成與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與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一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滄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泓字元子與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與每征伐巡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性厚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議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取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與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殺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華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竄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亦推心宗事非以爲嫌及借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與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具懷武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借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于詒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與徒李閔羌三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泓字元子與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與每征伐巡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性厚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議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取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與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殺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華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竄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亦推心宗事非以爲嫌及借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與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具懷武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借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于詒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與徒李閔羌三

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與聞而謂緯曰君之與詩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與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姚興載記下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昌松則昌當作倉 得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其十六國春秋作奇遠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說姐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羌複姓如後秦彌姐亭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亭地其名也今改正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泓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姚泓字元子與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與每征伐巡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性厚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議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取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與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殺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華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竄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亦推心宗事非以爲嫌及借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與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具懷武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借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于詒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與徒李閔羌三

上開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
石徐荷之會薛昂于河北以文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
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退
難軍鎮東姚瑛及姚和都擊敗荷之等於蒲坂荷之遇
害超石棄其眾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
璠自關西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
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
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沮自灤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
讚退屯鄭城鎮北姚瑛率人數千與姚難陣于灤上
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瑛大敗瑛戰死難還長
安劉裕進據鄭城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洗
屯于灤西尚書姚白瓜徒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
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東渭軍于道遙圍鎮惡夾
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自道遙圍赴之逼水地狹因
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
騎王昂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
陣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與姚裕等數百騎
出奔于石橋讚聞之敗也召將士告之眾皆以刀擊
地擗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眾奔石積
夜率諸軍將會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
眾皆驚散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
謂曰晉人將退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泐慨然不
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
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
南送弘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
之外草木皆燼死焉姚長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
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
交馳而不息時重氣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歇亂
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開
忠訓於危朝賄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奈斯言遠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存亡之會噓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茲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薦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起摧勦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龜盡節爪牙畢命取紛紛陷許洛款
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通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志於功弗虞後患委涼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詎諒招
禍蕭牆屢發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
為之業麗衣腹食殆將萬數折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鄧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暉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虞君之苗裔也昔武落
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
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
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
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虞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悉
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
為虞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虞君乘其土船將其
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虞君曰
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虞君曰我
當為君求虞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虞君宿且輒去為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虞君欲殺之不可別又
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虞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
要此即宜之與汝俱生非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虞
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
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明虞君復乘土船下及
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虞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
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虞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虞君休其
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為資因謂之資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資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
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無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資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征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
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
反關西擾亂頗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

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
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
移者聞式趨請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
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
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贖東下荆州
水滯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
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
刺史趙廣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廣廣遂謀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領倉庫振旅流人以收眾心特
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廣同郡率多勇壯廣厚遇之以為
爪牙故特等聚眾專為寇盜蜀人患之疎密上表以為
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
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
聖朝西顧之憂廣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
迎騰騰率眾入州廣遣眾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廣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與兄弟及妹夫李
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學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等以
四千騎歸廣廣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牙為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廣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榮言於廣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兩
便遣李庠握強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倒戈投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廣飲容曰卿言
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
在門請見廣廣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廣意言再拜進
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
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廣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
等上庠大逆不道廣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廣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
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將將以安其眾牙
門將許奔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固執不許奔怒於
厥閣下手刃殺淑左右又殺奔皆厥腹心也特兄弟
既以怨廣引兵歸竹廣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健
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使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
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
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廣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
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厥獨與妻子乘小船
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
夷護軍姜發殺廣長史袁治及厥所置守長遺其牙門
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
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廣漢太守辛冉等

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向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
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
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
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
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
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
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廣功拜特宣威將
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華書下益州條
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
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
實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
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貨貨乃移檄發遣又令
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
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悉
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特之且水
兩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
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
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
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闓趙揚上官及氏叟
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驥馬屬雜
同聲雲集旬月間眾過二萬流亦聚眾數千特乃分為
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
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掠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難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
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
式曰明公或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
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向日然吾不欺
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亦非
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
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
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
尉會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
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
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
傷者甚眾害田佐會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
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
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
上邽令任威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
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寶融
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
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眾出戰特每破
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眾救冉冉特不敢進冉智力既
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

晉書 載記
開明書店 鑄版
13387

成都開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讓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寶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驍騎將軍弟驍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合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昂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倬楊爽楊珪王達趙敬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禮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開式為謀主何臣趙肅為腹心時雖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順遣督護衛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眾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眾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眾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眾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眾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欲釋徵還治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養頌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驥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驥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驥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向遣將張興偽降於驥以觀虛實驥軍不過二千人與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街枚隨與夜襲驥營李攀逆戰死驥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井力進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眾在諸村堡騷息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劫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

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設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倫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眾掩襲特營連戰二日眾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借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借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育有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超厥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眾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黎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倬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眾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未營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壽碩太守任威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記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檣射之深士眾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阜等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尚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維與李驥謀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選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難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鳩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眾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壘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角討流尚不許壘怨之未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勸諸子等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借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序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微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書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任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庫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眾心至蜀趙廣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符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刺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黃巴侯杜漢舉巴夷實民來附後蜀錄作特祖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蜀錄及上文流移就殺句改正又問式式字一本作武又一本作都

牙門將許奔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榮固執不許奔怒於歐閣下手及殺淑榮左右又殺奔皆厥腹心也○監本奔怒訛作厥怒又皆厥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從閣本

何臣趙肅為腹心○臣後蜀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督後蜀錄作任獻

李流載記牙門左記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旬一本作問今從音義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儒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地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謙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開關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儒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健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起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

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嚴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承興元年稱成都王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瑒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纂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與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俯仰帝位救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后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問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眾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入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毅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蒙張金苟等殺離及問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眾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頌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已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驥謂司空上官倬曰今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輟經至哀而已曠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登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承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為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嵩太守李

劉降驍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
悉眾距戰驍軍不利又遇霖雨驍引軍還爭濟瀘水士
衆多死劉到成都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
決於劉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
領軍珍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
東李壽督珍弟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
珍雅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珍
雅死者數千人珍雅難敵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
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
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
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過處王公之上本之
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慨然明叙始天所
命大事垂危勉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風成必為名
器李驍與司徒王達諒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
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
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
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驍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
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
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
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
獲來覲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已郡嘗告急
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現邪以為耿耿
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聲譚多如此類雄以中
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
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
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
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
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晨忘食
枕戈待旦以現邪中與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
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惡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在
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現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遠通表京師天子嘉
之時李驍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
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
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
未提以費黑甲擊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
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
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
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
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
成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成釋其罪厚加

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
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
釋卷其賦男子歲殺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
編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開無相侵盜然雄
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
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
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育天子而
為酌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於後持矛馳馬過雄
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
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
宿即還雄為國無成儀官無秩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
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取不
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李到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藝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
子晉觀太子不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
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則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
脩軌度時諸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
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
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廢疾班晝夜侍側雄
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班皆服藥流涕不脫衣冠其
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當藥流涕不脫衣冠其
孝誠如此雄死嗣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
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
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
密計圖之李壽勸班遣還江陽以班為梁州刺史班
茂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
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噴宮時年四十
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
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
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
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
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借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班弟都使李壽伐都
弟玪於涪璋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
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凡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立妻閭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
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
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壽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
才藝雄時勒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浩等國

之刑政希復開之卿相處貴咸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
綱維紊矣乃誅其尚書侯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中遣李壽攻而陷之
遂置守宰成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
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而大魚於宮中其色黃
又宮中豕大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
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
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壽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浩
至壽所伺其連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浩往來之數
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壽田褒亂政與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壽為先登壽到成都期
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壽尚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浩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
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
是殺越壽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郾都縣公幽之別宮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益曰幽公及葬賜鸞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駿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倚重任拜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
盡其謀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
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
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壽等所
憚壽深憂之代李玪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
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
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翼壯壯雖
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壯
自安之術壯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
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
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
陽羅桓巴西解恩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
得數千人襲成都劫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婦女及李
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恩明及李奔王利等
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
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遂之占
者曰可數年天子謂壽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
明日數年天子就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
內改元為漢興以董駿為相國羅桓馬當為股肱李奔
任調李閏為爪牙解恩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翼壯
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

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岐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廣為臨卽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奔者眾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奔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入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岐太師以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災膏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趨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碛渡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起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督堅眾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眾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特險因費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費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通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勒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與觀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觀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承宜后典渡滄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豈深自古况乎巴漢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犢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并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殲殲蜀漢存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憂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僑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

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圖經國之遠圖圖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變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國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因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會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贊曰晉圖強取百六斯鍾天垂伏龍野戰羣龍李特窺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大成
是時南得漢嘉洛陵遠人繼至○得後蜀錄作陽
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補監本誤
蜀字書不載蜀字今改從宋本
李璩載記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熙尚書令王瓌等○
王瓌監本誤瓌今從尚書令王瓌及後蜀錄改正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恒監本誤恒今從下文及後蜀錄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長史及重謀反符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輜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符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開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威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髮搖動有頭角曰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齟齬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盡如連鏢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綱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運營相接陣為勾鑿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關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于解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築結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眾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峽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

之說惡之又聞符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肩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肩大敗之肩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或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具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眾祐奔據與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恭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奔髮思復健思復健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垣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暉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眾三萬及思復健子奚干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符堅為姚襄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諡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綰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

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譖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刑盜以罰何

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與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符重之鎮洛陽以光為

也業曰明公受天聰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弊奈何欲以商中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黃躬乃崇寬簡
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見謀叛光遣師討之見
奔見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
康寧在南阻兵何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
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
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見穆共相唇齒寧寧又同
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道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
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
既至攻之二旬見將寇頓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
以其黨索殿為敬煇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眾攻敬光
問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眾咸以
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
失承運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之進次涼州與穆引
師東還路中眾散穆單騎奔歸馬駢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己瑞以孝武太
元十四年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已下救其境
丙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
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
虜匹勒于三嚴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
子謙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
公會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
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
承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都督傅雅考覈屬縣
而丘池令尹與殺之投諸空井囉見莫於光曰臣張掖
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與賊狼藉懼臣言之
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宿而猶見
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與著作郎段業以光
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瘵疾于天梯山作表志
詩九歌七調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奕念
入攻白土都尉孫時退奔與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督實荷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
貢呂纂強督實荷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奕念戰于盤夷
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奕念遺棄及揚武楊軌建忠沮
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奕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度渡河光濟自石堤攻剋袍罕奕念單騎
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諸
日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項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
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
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王門巴西諸軍事西

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
十一年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
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
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刺彈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
豈令豎子賜時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
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計光於是次于長泉使
呂纂率楊軌實荷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
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
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袍罕之
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龍魏暉曰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
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也乃縱反間稱乾歸眾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
進延司馬耿種諫曰乾歸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
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因獻
猶圖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
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
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種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于袍罕光遣于姑臧光荒老信諂殺
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龜孫羅仇弟子蒙遜叛
光殺中田護軍馬遂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
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蒙遜起兵逃
奔貴虜扇動諸夷眾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
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涪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
太守墨澄率將軍趙策趙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
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勢昭然在日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
府君撫臨州使塗炭之餘蒙蘇之惠業不從相持
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述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
獨立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思高
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光僕射王詳不平慮不
自存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
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騰明天文
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
病太子沖間纂等因武一旦不詳必有難作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
氣乞機部眾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
推機為主則二苑之眾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眾皆附之詳為內應
事發光誅之屠遂掠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

日業聞師起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
業雖愚城阻眾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
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
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騰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
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勸兵推兄為盟主西冀呂弘據
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阻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
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
奔郭騰磨道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
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
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甚悉投之于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眾皆掩目不忍視之磨
悠悠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
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騰叛逆南藩安
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唇齒卿雅
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
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
何圖松栢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
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幸化寡方澤不遠遠
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勁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
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
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
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
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
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
合則敵強我弱養獸不計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擊
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
磨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
恐將不濟三寇圖關送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
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且夕矣又謂纂曰承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恨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
未寧汝兄弟相殺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
六十三在位十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承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
纂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譽為務及堅亂西奔
上邦轉至姑臧拜武宣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起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
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
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
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
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紹
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
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
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
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
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
是有憾於紹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聞
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逐廢昌邑之義
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
夏門弘率東苑之眾所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
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因抽劍直前斬纂
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
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辛二千赴之
眾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于謙光殿紹登
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慄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
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
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且
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
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詔為隱王

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
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
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
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遠唯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
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
方賴其忠節誠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
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亦深
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變俱
行變日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將不能殞身投命死
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
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
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眾潰出奔廣武纂
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
纂笑謂眾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光對曰天禍
涼室繫起咸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遁山陵甫訖大司馬
驚疑肆逾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
下無業棟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
幽辱士女費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
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
神明豈忍見此遂欲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

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王門巴西諸軍事西

晉書

載記

開明書店

鑄版

13001

第二十七頁

第十一卷

十一

五

史

晉

二

女子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使告纂纂遺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秀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秀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難不可以伐宜審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望河為鹿孤弟俾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靡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橫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傳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見駭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白玉樽赤玉簪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駭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者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慶纂納之香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稱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酒博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昌奔騎之危銜粟之憂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讒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造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譙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理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焉巴西公呂龍西公呂羸時在北城或說羸曰超陵天逆上士

眾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走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羸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視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起以生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逸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願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賊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共殺羅什子曰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益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實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都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起先以番禾得小罪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實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徵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驅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雜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闖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後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早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典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耐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幾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遺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紹宗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遣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贖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遣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殺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較餼餉賈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髮髮俱植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歎欷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貌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思遇踰于世子偽故偽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眾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成徒河與恒相恃恒憚而不敵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偽僭即王位改名曠外以慕容垂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偽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偽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與根言於偽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偽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偽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偽從之及偽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待中右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刺究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逆時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暉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實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

弟左將軍他子武貴中郎將纂可証其謀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涼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己亥當為六十二歲綱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十四年己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己亥亦為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也

呂纂載記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錄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即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故令今存以俟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委遺無妄之運迤... 遺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 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遠...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旨... 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 納之垂在聖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 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 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 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 故穎光侯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 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 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 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 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 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 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 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 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 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遺子胥之諫取禍句... 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 韓信之敗述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 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 主又爲王猛所誣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 未一如使奏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 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 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 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譏播滿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稱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 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 至鄭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 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 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 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 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靈閣亮尹國率衆三千送... 垂又遣石越成鄴張虬成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 至不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暉告了... 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 失敢肆凶劫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 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 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 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龍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丕... 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秋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